



梅华亭前的沉思

历史星空

◎陈峰

名不见经传的奉化吞口村，因为抗战时期曾建过国际灾童教养院而为世人熟知，遗憾的是，上世纪50年代因为造水库，教养院淹没在山色空蒙的碧波中。但那段感人的事迹，将永存史册，供后人瞻仰。

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创办人竺梅先先生出生于奉化萧王庙街道后竺村。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后，竺梅先捐出相当于价值一架飞机的巨款，在上海创立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。为支持宁波同乡会开办难民收容所，他又捐出历年积存的上百件银器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旅沪宁波同乡纷纷慷慨解囊，捐献现金和各种物资，赞誉良多。

竺梅先目睹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儿，他们无依无靠，流落街头，饥寒交迫，朝不保夕，心里极为忧戚。在一次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例会上，竺梅先慷慨陈词：“中华民族灾难深重，希望就寄托在下一代。对于那些灾童眼前的境况，每一个有心肝的中国人都不可能麻木不仁，见死不救！我打算尽我所有，立即建一所灾童教养院，将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，教育成才，成为将来复兴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才！”他的主张得到与会董事的一致赞同，并推举他和他的夫人徐锦华为正、副院长。

灾童教养院选址在吞口村的泰清寺。教养院设有中学部和小学部，共收养灾童600余人，聘请优秀的教职员工70余人，设教导处、总务组、抚养组、医疗组和警卫班，1938年9月正式开学，实行教养兼施、德体并重的方针，一年三学期，没有寒暑假。院徽呈三角形，底色为白色，下方是深蓝色的汹涌海水，上方是熊熊燃烧的大火，中间一个巨大的救生圈，象征着挽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教养院的教师队伍人才济济，如教务主任张月楼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；英语教师鲍慧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，精通英语；化学教师张骊生原系华丰造纸厂工程师；总务主任沙松寿，不仅精于古文，并且擅长书法和丹青。

当时的国际灾童教养院，实质上就是一所灌输抗日爱国主义思想的学院，是熔炼抗日救国人才的洪炉。岳飞的《满江红》和文天祥的《指南录》《正气歌》《过零丁洋》等都被列为国文教材；院大门两侧的墙上则写着“卧薪尝胆，明耻教战，驱除鞑虏，光复中华”十六个大字，时时提醒院童发愤图强，莫忘国耻；沙晋的妻子孙佩钧教学生们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《松花江上》《我们都是神枪

手》等歌曲，不但在院内演唱，还带领院文艺宣传队奔赴附近乡村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。

徐锦华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。孩子们睡的是大通铺，一熄灯，徐锦华几乎每晚都要拎着马灯，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巡视，为孩子掖被子。

那些年，浙东灾荒，粮食短缺。竺梅先想尽一切办法，为师生们买粮食。1942年5月的一天，竺梅先回家没多久，又要抱病去永康采购粮食。徐锦华听到丈夫要走，苦笑着说：“你成年累月地跑，累吗？”“当然累，累不死。就是感觉对不起你，你一个女人，苦撑这个大家，那才叫累。放心，我这次去永康买粮食，回来一定好好陪你，院里的担子，我也挑一头。”这一去，竺梅先再也没有回来，抬回来的是他的灵柩。

送葬的山路上，跪满了学生，山谷呜咽。徐锦华戴着黑纱，伤心欲绝，听秘书念《祭竺院长文》：“冒暑奔走，实为筹粮，积劳致疾，呕血如浆，公不自惜，病人膏肓……”

竺梅先病逝时年仅54岁。徐锦华接过丈夫的重担，清理财产时发现，竺梅先已将自己所持有的民丰、华丰造纸厂、大来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股票全部抵押给了银行。为了支持抗日事业，为了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，收容难民和孤儿，他散尽千金，也献出了全部的精力。徐锦华继续秉承竺梅先“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，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”的遗志，苦苦维持教养院一年多，待最后一批院童毕业，安置好他们的去处，1943年9月23日，办了5年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宣告结束。

从教养院走出来的32个灾童被编成学生队，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，今年92岁的焦润坤老人就是其中之一。焦润坤从文化教员、排长、政治指导员，再到营教导员；扛过步枪，开过战斗机，身上负过大大小小的伤；参加过激浦突围战，解放战争中宿北、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、豫东等大小60次战役。2014年，在中国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，焦润坤与国家领导人等一起为“独立自由勋章”雕塑揭幕。

1946年，徐锦华病逝，与竺梅先合葬于鄞州宝幢公墓。1990年8月，由院童出资，设计、拟名并题字的梅华亭竣工，以纪念竺梅先、徐锦华夫妇的不朽功绩。

此时，我伫立在梅华亭前，山风浩荡，耳畔响起院歌：“吾生多幸，值风潮激荡，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……家山虽破，有黄农裔胄，五族同胞，一德齐心修学业……少康一旅，中兴责在吾曹。”

巧合

思考者

◎凌金位

清代文人袁枚曰：“人闲居时，不可一刻无古人；落笔时，不可一日有古人。平居有古人，而学力方深；落笔时无古人，而精神始出。”他的意思是阅读时心里要装着古人，而创作时要有一种无榜样意识。

不过，这位名噪一时的诗坛才俊也有过与前人碰头的“遭际”：“余幼作《无题》诗云：‘泪珠洗面将毫染，诗句焚灰和酒吞。’胡稚威闻而赏之曰：‘此少年颇有诗胆。’余自笑二句皆凿空；首句用李后主事，尚可拉扯；至次句，则全是杜撰矣。不料今年偶翻张泌《妆楼记》载：姚月华女子慕杨达之诗，读数过，便烧灰和酒吞之，谓之‘款中散’。又，牛应贞女梦裂书而食之，每食一部，则文体一变。杨巨源序其集曰《遗芳》。方知用典，竟有无心而暗合者（《随园诗话·补遗卷五》）。”在《随园诗话·补遗卷十》中，他又一次感慨：“方知物理人情，无有不被古人说过者。”

甚至连我无名之辈也遇到了这种情况。我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，小说中塑造了两个令我满意的文学青年，二者虽有崇高的理想，却远离民众，对现实不满，却缺少行动，沦为“思想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”，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。有个文学界的朋友看了这部小说后对我说，两个文学青年酷似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文学典型——零余人。可我从来没有读过塑造这个群像的俄罗斯作品呀？出于好奇，我花了一点时间阅读了赫尔岑、屠格涅夫、普希金、冈察洛夫的小说。果然如朋友所言。

于是，我发出叹息：我塑造过的人物与思考过的问题，在200年前已经被别人刻画与思考过了。我还沮丧地发现，我与那几位大师相遇的不光是人物性格的趋同，有的情节居然也差不多。人物性格的相似没有给我带来不安，《水浒》里的李逵与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张飞不也很相似吗？但故事情节的巧合却让我感到“羞愧”。这次事件挫伤了我写小说的热情。

事后，我想这样的巧合也不足为奇。须知，人类的思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。我们在阅读一本书，欣赏一部戏剧，看一部电影时，往往会引起一些共鸣，这就说明了我们与创作主体存在某种精神血缘。自从人类发明文字之后，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前仆后继地创造着作品，留给后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踩进他们的领地。诚如北齐文学家颜之推所云：“夫圣贤之书，教人诚孝，慎言检迹，立身扬名，亦已备矣。魏、晋以来，所著诸子，理重事复，递相模效，犹屋下架屋，床上施床耳（《颜氏家训》）。”

小说家艾伟就提醒一些小说创作者，对一个写作者来说，必须对阅读持谨慎的态度，过多的阅读也许会败坏他的写作激情。我的观点恰恰相反，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必须大量阅读，有系统地阅读。已故大作家路遥为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做准备，就读了150部多中外长篇小说。只有阅读了大量经典，才能树立起创作者的坚实根基。只有反复研读，含英咀华，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把人类的艺术、思想、知识承续推进——当然，也可以避免与古人“撞车”，避免做让人感叹“太阳底下无新事”的无用功。

生命中的感动

暖聚焦

◎蒋静波

常常，我们会因为得到一份体谅、一丝关切、一个帮助而生发感动。我们的生命，因着这些感动，充满了欢喜、感恩。

一天傍晚，我在绿都小区倒车时，撞倒了停在路边的摩托车。下车，扶起摩托车，见摩托车前轮挡泥板裂开，还掉下了碎片。我站在摩托车边，等待着车主前来责备。

“不要紧的，你走吧。”旁边空地上的一位正在陪孩子滑滑梯的小伙朝我微笑着挥手，示意我离开。他就是车主。分明是我撞了他的车，怎么还如此友好？惊讶、感动，霎时弥漫心间。“你过来看看，有什么损失，我赔偿。”我真诚地说。“嘿，一辆破车，撞一下无所谓啦。”最后，彼此微笑着道别，像相识多年的朋友。

一股暖流，汨汨注入我的心田。此后，每当有人因不小心与我的汽车、电瓶车发生摩擦时，我用小伙之道体谅了别人。在别人感动的同时，仿佛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当初得到小伙友善相待的场景。

某个冬日，我在家中生硬地切着年糕。砧板和菜刀发出“嘭嘭”的声音，年糕不时滚落到地上。邻居李叔叔闻声

从开着的后门进来察看。一看，乐了，脱下手套，叫我走到一边，切起了年糕。快速、几无声响。我说，叔叔，天冷，让我来吧。他道，你这样的手势，该切到什么时候呀。他将一面盆年糕切好后，手已冻得红肿。

望着切成薄片的年糕，我的心漾着一波一波的感动。常想，什么时候，轮到我也帮助可亲的邻居？

买房子那年，首付后，办妥了几十万按揭贷款手续。朋友红得知后，赶来，给我一张某银行贵宾卡，道，别按揭了，我的贷款卡利率比你按揭的要低很多，而且可随时还本付息，一年下来，可节约近万元的利息，用我的卡吧。我捧着那张卡，感动满怀。这种信任、体贴和帮助，千金难买。乘出租车，遗落了新买不久的手机。正懊恼着，一位朋友来我单位，递给我一只手机，正是我遗失的那只。原来，出租车驾驶员发现手机后，用我的手机给通讯录上的一位朋友打了电话。经过证实，他将手机交给了我朋友。那个寻常的下午，因着好心的驾驶员，给了我巨大的惊喜。

那些令人感动的友好的行为，小到一句问候，大到舍身相救，让我们体会了人性的美好，生活的美妙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每个人都希望遭遇这样的美好吧，那么，请让我先付诸诸行动吧。

总第5935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 配图 范无任

